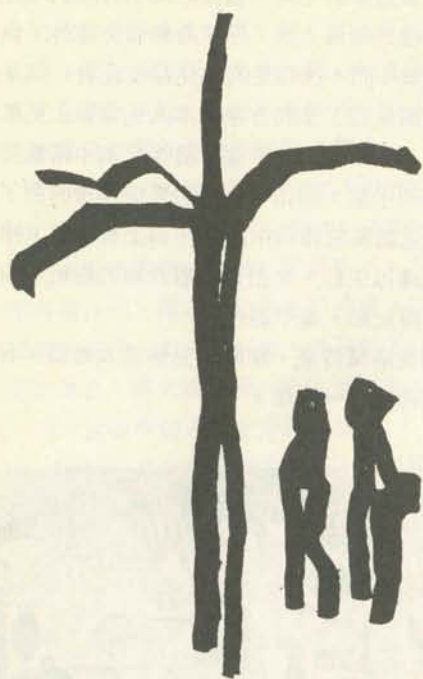


等待果陀

吳靜

在貝克特的戲劇中他說道：

「純粹 悲喜的情境：在造不可思議的情境 前，我們雖恐懼却仍然發笑，我們發笑，可是我們因恐懼而麻痺。我們發笑，可是我們的眼眶充滿眼淚。」

「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 這是一齣別開生面且具獨創性的現代劇作品。「一九五三年一月，像一枚重磅的炸彈『等待果陀』轟動了巴黎的整個戲劇界。」人們對該劇感到巨大的愕然！作者因之名聲大噪，為現代戲劇開闢了新正途。

撒姆爾·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生於一九〇六年愛爾蘭的都柏林，在他取得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之碩士學位後，曾經任 4 個學期的法文講師，其後專心致力於文學研究，先後寫出多種法文著作，於一九六九年以此劇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這是貝克特的一個理想構圖，一個迷人的構圖。也許在某些批評家，或是觀眾，或是讀者，認為那原屬單純，必然之事物，在他看來都是一些乏味的玩意兒，是一種迷惑的混亂，甚至認為沒有戲劇性的，但是很明顯的，我們應該為自己提供某種獨有的中心看法，熱情的投身進入，投入這個「赤裸裸，却活生生」的戲劇裡。

該劇由兩個主人翁——愛斯特拉公與佛拉底米爾

，在一條只有樹一株而其餘皆空無的鄉道上，等待着一位令人懷疑是否存在的人物——果陀的來臨，在他們二個叫化子的等待中，遇到了一對主人與奴僕關係的波佐和樂克，最後，由一個男孩出現宣佈「果陀」今晚不會來，但是明天他會來，也為此使得咯咯與啼啼（二位乞丐在劇中互稱之小名）繼續等待着，全劇分為二幕，第一幕與第二幕幾近相同。

劇中每一句話皆深刻而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每一舉動、聲音、狀貌之表現帶來了偉大的嚴肅性，啓示人生的玄機，因而讓人們改變了心靈的命運，潛意識的存在性之寫實態度，從深奧的領域發現到原始本性的真實面。「果陀」的動作被減少到最低的極限，事實上這就是它突出的風格，由於「着重於類似性，單調性和無休止的重複，果陀的結構可稱為迴旋性的」，貝克特於第二幕以巧妙的方式重複第一幕的戲，第一幕果陀沒有出現，第二幕讓我們抱着一個希望，一個使人驚喜交集的奇蹟出現——希望果陀的來臨，而第二幕顯出週而復始的律動，也許就這般永遠繼續下去，正如貝克特解釋：「一

幕太少，三幕太多。」但是無論如何，在劇終之時，我們都知道，果陀永遠不會來臨。

本文中我無法將“等待果陀”之全劇作徹底的探討，僅將幾個重要的主題引導出來：

戲幕開始由咯咯（愛斯特拉公）的第一句話：無聊透了（並且曾經數度出現在戲中），以及第一幕中咯咯與啼啼（佛拉底米爾）不停反覆無聊的傳遞他們的帽子，宣示了人在這宇宙荒謬之中是如何的無聊。宇宙本來就是那麼不合理的，無起始且無終結的意義，可是我們又必須帶著那份無奈，茫然無變化的心情期待著希望的來臨。正如全劇屢次觸及到的主題：

愛：我們走吧！

佛：不能走。

愛：為什麼？

佛：我們在等待果陀。

愛：假使他來呢？

佛：我們明天再來。

愛：然後後天再來。

佛：也許。

愛：日復一日……

佛：關鍵是……

愛：直到他出現。

咯咯與啼啼等待著果陀以拯救他們。在這世事紛紛而苦悶的現代生活中，“等待”令他們得以繼續生存，而不至於「上吊」——雖然沮喪，雖然他們對果陀僅僅存著一些模糊的想像，但是他們有信心，他們深信果陀會來臨。

人類的能力太有限了，無法抵抗那不能解釋的，我們理智的本能又太懦弱了，而只有感情是可依賴的。

波佐：我無法生活在沒有同類的社會裡，即使這同類是不太完全的。

波佐又說：我實在太需要鼓勵了。

人類這份相互間的感情維繫著我們在等待那一線渺茫的希望中生活下去。當波佐與樂克要離開時：

愛：哪，別了。

波：別了（靜默。沒有移動）

佛：別了。

……………

波：我好像有點依依…（躊躇半天）…不捨。

愛：這就是人生。

又咯咯好幾次提出與啼啼分手但是他又終歸回來，他離不了同伴。

愛叫喊道：不要碰我 不要問我，不要和我說話，和我留在一起！

生命「是痛苦的，喜悅的，莊嚴的一刻，啼哭，奔跑，嘆息，一個永不懈的謎」，我們在悲慘的世界裡，藉著那份原始的感情，與堅定的信心（咯咯說過明天一切都會好起來，因為果陀明天一定來）而能快樂的活著！

尼采在他的自傳裡說過：「人類並沒有走向他願走的正確道路，它根本沒有受到良好的治理，完全處在那種趨於否定，墮落和頹廢等神聖價值之下……」，波佐在談及他的奴隸樂克，他受不了樂克，想擺脫樂克，但他無法順著自身的心意：

咯咯問波佐：你受不了他嗎？

啼啼也問波佐：你想擺脫他嗎？

波佐：是的。我可以，但是我沒有把他趕走，我的意思是說由於我的心地善良，我沒有一腳把他踢開，我却把他帶到市場上去，希望得到一個好的價錢。事實上我簡直沒有辦法叫這個畜生滾蛋。

也許如果「世界在你裡面，你就不能藉一紙佈告而將他拋棄」，世界會追隨著你來，它會剝削你的權利，斷送你的將來，你受不了它，但是你無法擺脫它。

人生不過是百駒過隙，「……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會死掉，同一天，同一秒……他們在墳墓上生產，那光只閃了一下，然後又是黑夜。」

愛：可是夜還不降臨。

佛：它會突然降臨，像昨天一樣。

愛：然後就是黑夜。……然後又是白天了。（停頓。絕望地。）……………

佛：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無聊的談論上，在我們有機會的時候，讓我們做些事，並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我們……，讓我們好好地代表一次醜惡的人類去做殘酷的命運託附我們所做的事！

日子就像這樣無休止的重覆，然而在這些無可奈何且令人厭煩的日子裡，我們得和自己的靈魂掙扎，我們必須一心一意的去把持自己，去瞭解我們是什麼，我們被拖向一個精神的火山。去瞭解我們的任務，去尋求恩典！